

孫麼？但自有舊田廬，子孫若勤力耕種，足以供衣食。今若再增多之，只是教子孫怠惰而已。賢而多財則損其志，愚而多財益其過，我既無以教化子孫，也不想增益其過。」於是故老非常佩服這翻話。兩人都以壽終。這首詩淵明要傳達的重點是：「功成者自去」，能夠急流勇退，長返舊居，並且放意樂餘年，不憂恤顧慮身後之世，這一點和他自己的生活意態相契合。

從上所述，可以了解，淵明歌詠古賢，只是在印證自己的人格風調，所謂「遙遙沮溺心，千載乃相關」、「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」、「餒也已矣夫，在昔余多師」、「何以慰吾懷，賴古多此賢」，詩中屢屢見此意態，並不是在表白對晉室覆亡的悲慨忠節。如果站在更高一層的理境來看朝代的交替，則陶淵明所嚮往的是桃花源中民生純樸自然的和諧社會，是乃不知有漢，更何論魏晉。則一司馬晉或一劉宋，又當誰喜誰悲呢？

## 八、結論

陶淵明的思想精神，凸顯出許多人生生命所不能避免的矛盾，他知道生死是自然的循環，但又感傷生命的短暫。他在最貧窮的生活中，卻有物我歡欣的領受。他在幻化虛無的感覺中，又想把握住當下具體的快樂。他有狷潔的個性，又有狂者的意態。他有豪放的氣質，又有自然閒靜的心境。他有儒家積極的立善，又有道家的消極避世。這樣的矛盾，加深加廣了他生命的向度，並在作品中表現出他特出的精神內涵，引發了後人的思想共鳴。他的〈歸去來兮辭〉，是晉代獨一無二的文章；（歐陽修說：「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而已。」見《靖節先生集》卷五所引。）他的〈桃花源記〉，在政治思想上也佔有一席之地；他的詩，沒有雕鏤文飾，以純樸白描的手法，真實的表現出他高致的個性。他超遠的詩境，哺育著後代無數詩人的心靈。他的人格思想，對後代文人起了標準模範的作用。他在世時，沒有多少人能重視他，但在身後，他贏得最崇高的尊崇。人生的荒謬就在這一點上，最應該景仰的生命性靈，往往不是在他存在，而是在他逝去之後。淵明也明白這一點，

儘管後人已經給他安排好光輝的歷史地位，而這地位也是他應得的，但他在世時只要稱心所好，生活上只求最基本的溫飽。如果他能站在現在，再去回看自己的一生，則榮耀聲名畢竟都掌握他人手中，應當更為悵恨當時飲酒不得足意吧！